

戰爭中的智慧與勇氣

海軍上校 林超倫

提 要：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日在太平洋曾發生多場著名的海上大戰，每場海戰都在歷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雷伊泰灣海戰被譽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海戰，以美國為首的盟國海軍徹底摧毀了日本海軍艦隊主力，阻絕了日本期望藉一場巨大的勝利與美國談判的最終夢想。
- 二、決定當時美日這太平洋兩端海權大國的優勝劣敗，並非當時雙方艦隊兵力數量的多寡，或是武器巨砲的射程與破壞力，這場海戰之所以結束了日本的海權，宣告了美軍的海上強權地位，甚至牽動了未來歷史的發展，完全端視當時現場指揮官如何撥開戰爭之霧，充分展現他們的智慧與勇氣。

關鍵詞：雷伊泰灣海戰、戰爭之霧、目標專一、智慧、勇氣、風險理論

壹、前言

戰場上永遠充滿了意外與挑戰，一則戰爭之霧難以及時有效的撥開，另一則為戰場的血腥與暴戾，時刻都打擊參戰人員的智慧與勇氣，不但阻礙其發展，也阻礙其獲得勝利的機會。我發現1944年10月20至26日在雷伊泰灣附近所發生的四場海戰中，美國海軍上將海爾賽與日本海軍中將栗田，他們兩位在肩負最後一戰成敗之責的壓力下，兩個人都犯下了一般人咸信難以接受的錯誤，是「戰爭之霧」使他們的決心失焦？還是他們喪失了智慧與勇氣？抑或是欠缺「目標專一」的判斷？雷伊泰灣海戰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海戰，姑且不論雙方對戰艦隊與兵力的規模與武器裝備的大小，也不管雙方最後損失的多寡，對歷史來說那些都已經是統計數字，不會引起閱讀戰史的讀者們內心的迴響。正因為參與作戰的是人，所以當時海爾賽與栗田的決定才會那麼的人性化與戲劇化，也更值得我們身為海軍軍官深入探討，以做為軍旅生涯中學習過程的重要參考。

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美國的參戰，因而啟動龐大的武器與資源供應鏈，盟軍不論在東方或西方均聲勢鵲起；日本自從偷襲珍珠港，並經過中途島之戰後，其海軍實力每下愈況，這並非日本船艦不堅、艦砲不利，反而她們擁有像武藏號與大和號等巨艦。戰爭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人，不管在戰略、戰術或戰技階層都是一樣，需要靠人來決定其走向，戰略的錯誤無法以戰術或戰技的成功來彌補，或許一開始日本意圖侵佔整個大東亞就是一個戰略的錯誤〔註一〕，雷伊泰灣海戰的結果雖然是盟軍獲勝，但海爾賽與栗田兩位將軍在戰場上所做的決定，絕對值得我們穿越時空深入探索。

貳、雷伊泰灣海戰〔註二〕

一條從日本向南延伸近乎兩千哩的島鏈，其間跨越太平洋直到馬利安納與加羅林群島，這些島嶼在二次大戰初期全部被日本所佔領，島嶼中有許多由日本所建立的良好機場與海軍基地，日本佔領這些群島的主要目的，即是為了提供其征服整個亞洲的動力（石油）與資源。自從1942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以來，美日雙方已經在太平洋戰場發生諸如珊瑚海海戰、中途島海戰、塞班島及馬里亞納群島及菲律賓海戰等重大戰役。對於以美國為首的盟軍來說，攻擊日本本土是直接向日本政治領導階層施壓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沒有掌握太平洋地區的海權以及攻佔一些島

嶼，則想要進攻或是轟炸日本本土幾乎是不可能之事。

一、登陸菲律賓雷伊泰灣的主因

就在此種爭奪太平洋地區海權及佔領部分島嶼，以求截斷日本的補給資源及攻擊日本本土的戰略需求下，盟軍分別由麥克阿瑟將軍與海軍上將尼米茲分別沿島鏈向日本本土方向進逼，當時麥克阿瑟將軍所執行的就是有名的「跳島戰術」。時至1944年6月，麥克阿瑟將軍與尼米茲上將所分別率領的登陸部隊與艦隊，其重心已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菲律賓附近區域〔註三〕，雖然麥克阿瑟與尼米茲曾為了究竟是先攻打菲律賓或是台灣而有所爭執，但在羅斯福總統的決定下，雙方陣營同意以奪取菲律賓為主要目標，同時由於雷伊泰灣防衛薄弱，故登陸點就選在那裡。雷伊泰灣海戰事實上不只一場海戰，它是息布延海戰、蘇里高海峽海戰、恩加尼奧角海戰及薩馬海戰等四場海戰的綜合稱謂。由於日本對盟軍的進攻步驟早有所悉，因此日本海軍最高長官豐田預先制定了捷一到捷四號的作戰計畫，捷一號是針對菲律賓、捷二號是針對台灣，捷三號與捷四號則是分別針對琉球群島與千島群島等兩地的作戰計畫。每一項作戰計畫都是將所有的力量投入，以帝國海軍進行最後一擊，根據日本昭和天皇的說法：「在雷伊泰灣與美軍一決死戰，期望藉由對美國的重大打擊，以爭取帝國的談判空間〔註四〕」，這就是日本為何選擇在雷伊泰灣之戰中投入全部海軍兵力的主因。

二、日本的計畫

由於情報獲悉美軍海、陸兩路部隊將以雷伊泰灣為主要登陸地點，日本海軍正式啟動捷一號作戰計畫，計畫概略如下：

（一）小澤率領4艘航母、2艘一次大戰時的戰艦、3艘巡洋艦與9艘驅逐艦，總計艦艇數量18艘（但飛機僅有108架），自日本本土出發，他的主要任務是航向菲律賓東北部海域，趁機吸引駐守在當地擔任兩棲突擊策應的海爾賽艦隊，也就是擔任「誘餌」，以使栗田的艦隊能夠順利穿越聖貝納迪諾海峽進入息布延海域後，直接打擊美軍在雷伊泰灣登陸的兩棲艦船。

（二）栗田率大和、武藏、長門、金剛及榛名等5艘中心主力戰艦，加上12艘巡洋艦與13艘驅逐艦總計30艘艦艇〔註五〕，於10月24日沿菲律賓北端聖貝納迪諾海峽進入息布延海域，並一路南下截擊美軍登陸的兩棲艦艇。

（三）西村與志摩各率領2艘戰鬥艦、3艘重巡洋艦、1艘輕巡洋艦與11艘驅逐艦計17艘，由菲律賓南端的蘇里高海峽突穿進入雷伊泰灣，期望與栗田的兵力會合，給予美軍兩棲艦船致命的打擊。

三、美國的計畫

美軍深知菲律賓為日本確保油源與作戰資源的要地，同時不論海軍艦隊（海爾賽）與陸軍兵力（麥克阿瑟）均已匯集到此一兵家必爭之地，對於未來即將發生什麼樣的惡戰，美軍並不清楚，但顯然他們也做了最佳的準備，他們的計畫如下：

（一）海爾賽上將率領38特遣部隊（分4個戰鬥群：計有航母8艘、輕航母8艘、戰鬥艦6艘、重巡洋艦6艘、輕巡洋艦9艘及驅逐艦60艘，總計97艘艦艇），駐守菲律賓東北部海域，主要任務為策應麥克阿瑟的兩棲登陸船團。

（二）金凱德中將率領美軍第七艦隊（計有護衛航母4艘、戰鬥艦6艘、重巡洋艦4艘、輕巡洋艦4艘、驅逐艦35艘及魚雷艇39艘），主要任務為提供麥克阿瑟兩棲登陸船團的

直接護航任務。同時亦在南端的蘇里高海峽出口設防，以避免突入的日軍艦艇攻擊兩棲登陸船團。

四、美日雙方交戰概況

(一) 息布延海戰

經過雙方前述精心的部署，首先發生的是海爾賽與栗田的空中與防空作戰。10月24日凌晨，栗田艦隊的行蹤被美兩艘潛艦發現，並通報海爾賽，不久栗田旗艦愛宕號等兩艘重巡洋艦被潛艦魚雷擊沉，栗田極為狼狽地游泳逃生，並輾轉將旗艦轉移到大和艦；栗田的部隊繼續前進，並在24日0800時進入息布延海域，早已獲知日本艦隊行蹤的海爾賽集中全力派遣數量約260架次的飛機前往攻擊，日方遭受重大損失（武藏號就在這次空襲中沉沒），由於沒有航空部隊的掩護，栗田於下午1715時下令艦隊轉入聖貝納迪諾海峽，企圖躲避美軍飛機的攻擊。

(二) 蘇里高海峽

日本各路艦隊由於保密起見，無法瞭解各方作戰行動的概況，大家僅能依照計畫行事，10月24日凌晨2點許，西村與志摩的部隊一前一後地駛進蘇里高海峽，不到30分鐘之內，他們就遭遇到美軍第七艦隊佈下的陷阱，西村的7艘艦艇中僅剩下一艘驅逐艦，而志摩的艦隊看到前方戰況慘烈，深知已無法順利通過蘇里高海峽，遂於大約0430時轉身調頭而去。

(三) 恩加尼奧角海戰

原本期望先行引誘海爾賽第38特遣部隊的日本小澤艦隊，一直到大約24日1630時才被海爾賽的艦隊發現，此時海爾賽正為攻打栗田的艦隊忙的不亦樂乎，對於新發現的日本艦隊尚分身乏術；一直到當日2000時，當海爾賽接獲栗田的艦隊已進入聖貝納迪諾海峽，並且應該沒有調頭的可能時（他當時無法知道，就在2000時後不久，日本海軍最高長官豐田就下令給栗田必須全力按計畫執行），海爾賽似乎看到他有機會消滅日本所有在太平洋海上的航空母艦。他認為如果順利的話，那麼將來進攻日本本土，美國海軍就不會遇到海上的威脅，於是海爾賽下令率領整個第38特遣部隊的艦艇全數前往追擊小澤的艦隊。

在海爾賽原本計畫中，由第38特遣部隊中抽出部分艦隊納編為第34特遣部隊，並由威利斯李上將率領，負責防衛聖貝納迪諾海峽的東端出口，以防止日本艦隊的突入。但這只是一個預備命令，事實上並未被正式下令執行，但包含第七艦隊指揮官金凱德中將及尼米茲上將在內的各級幹部，都以為第34特遣部隊在海爾賽開始追擊小澤的艦隊時就已編成，而且一直駐守在海峽的東端出口。

10月25日0800時起，海爾賽即不斷地對小澤的艦隊進行毫不留情的空襲，總計出動的飛機計有800多架次，空襲一直持續到下午，小澤方面所有的4艘航母、1艘巡洋艦及2艘驅逐艦被擊沉，損失十分慘重，這也是歷史上最後一次的航空母艦的對決，其間小澤雖曾發出誘敵成功的電報，但栗田卻自始自終均未收到。

(四) 薩馬海戰

栗田在接獲上級全力攻擊的指令後，約於24日2000時調轉回頭，出乎意料之外且毫髮無傷地在25日凌晨3時穿越聖貝納迪諾海峽（因海爾賽正對付小澤），並沿薩馬島向南推進，並於清晨時發現美軍橫互在前的艦隊。在美軍第七艦隊方面，金凱德中

將以為第34特遣部隊還戍守著聖貝納迪諾海峽，因此對於出現在眼前的日本艦隊大吃一驚；而栗田方面由於沒有收到小澤誘敵成功的電報，栗田剛開始還以為美軍的第38特遣部隊及第七艦隊全部都部署在他的前方海面。

在敵我未明狀況下，雙方展開激戰，美軍艦艇善用天候及機動戰術的優勢，成功地使日本艦隊感到混亂，但由於火力的懸殊，美艦損失相當慘重，金凱德因此不斷地向海爾賽求援，連位於珍珠港的尼米茲也給海爾賽發出了一封：「第34特遣部隊在那裡？全世界都想知道」的著名電報。而栗田的艦隊愈瞭解眼前美軍艦隊的虛實，他就愈擔心附近是否會有美軍航母戰鬥群隨時加入戰鬥，再加上幾個隱晦不明的電報，似乎顯示出就在不遠的北方有先前栗田在息布延海所遭遇的強大艦隊與飛機群。就在美軍沒有任何兵力可以阻礙栗田艦隊長驅直入，以對雷伊泰灣的美軍兩棲部隊予取予求之時，美軍艦艇官兵均不可置信的發現，日本栗田的艦隊竟然再次調頭北上，25日傍晚進入聖貝納迪諾海峽，期間並未遭遇到海爾賽的第38特遣部隊。

參、戰爭之霧與目標專一

海爾賽的艦隊為何放棄原應戍守的策應位置而逕行追擊小澤的引誘部隊，同時為何未下達第34特遣部隊編成命令？栗田的艦隊為何在穿越息布延海並在功敗垂成之時調頭北上？這兩項問題已成為研究雷伊泰灣海戰的學者津津樂道的題材，而我關切的是，當時他們兩位分別代表美國與日本的海軍將領是如何思考的？他們在軍官養成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對他們的影響如何？以及這到底是魯莽還是欠缺智慧與勇氣？以下請讓我們先來共同探討何謂「戰爭之霧」與「目標專一」，再運用這兩個概念來檢視栗田與海爾賽的決定是否正確。

一、戰爭之霧——戰爭中的情報與磨擦

戰爭之霧是德國兵學大師克勞賽維茨於其所著的《戰爭論》中所提出，克氏認為由於一般人對於戰爭沒有親身的經歷，因此很難想像有那些困難存在，他認為：「戰爭中一切事情都很簡單，但最簡單的事情卻也最困難〔註六〕」，而戰爭中的困難除了指揮官的天才與特殊心智運作能力外，他認為主要來自兩大部分，即為「戰爭中的情報」與「戰爭中的磨擦」。

對於前者，他說：「在戰爭中所獲得的情報，一部分是矛盾的，甚至於還有更多是虛偽的；而極大多數是不確實的。一位軍官必須要有某種辨別力，那是僅憑對於人和事的知識以及良好的判斷才能獲致。…簡言之，大多數情報都是虛偽的，而人類的怯懦天性就做了謊言與不真實的放大器。」因此，克氏認為：「假使他（指揮官）不是天性冷靜，或受過戰爭經驗的訓練，和具有成熟的判斷，則他也就不可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容易傾向恐懼而不傾向於希望。這種做正確研判的困難，實為戰爭中最大磨擦來源，而使許多事物與所期待的完全不同〔註七〕。」

在日本捷一號作戰計畫中，小澤、栗田、西村與志摩等所率領的兵力在理論上是要同時生效的，亦即先是小澤在北部設法吸引了海爾賽的第38特遣部隊，再是西村與志摩在南部牽制住直接護航的第七艦隊，然後才是真正的主角——栗田的艦隊長驅直入。不過，就像是業管作戰業務的人常說的一句話：「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小澤的艦隊沒有在第一時間引誘到海爾賽，後來誘敵成功之後卻又無法讓栗田知悉；栗田一出師先被美潛艦擊沉兩艘主力艦艇，後又遭遇到眾多無情的空襲，他先是失望地轉入聖貝

納迪諾海峽，後來才又因接獲日本大本營方面的命令，才又調頭執行原任務；而西村與志摩的艦隊自始至終都未牽制住第七艦隊，他們可說是澈底的被擊敗；栗田抵達目標區前只遇到第七艦隊，但最後又因不尋常的氣氛使其放棄上級交付之任務——調頭不再前往雷伊泰灣。以上四支日本的艦隊，與其要說他們是受到命運的擺布，我覺得用克勞賽維茨的話來說比較貼切，亦即這些事都是戰場上的情報與摩擦所致，若不是最優秀、心智最健全的指揮官，就很難對如此不透明的情報及巨大的摩擦，保持心平氣和。

二、目標專一

要能夠合理解釋海爾賽與栗田為何不能依計畫堅守自己原本的崗位，在此我們必須引述馬漢於其所著《海權戰略論》中所提及的一個概念〔註八〕，那就是「目標專一」。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支配帝俄的海權理論與思想即為「要塞艦隊」與「現存艦隊」，前者純粹是俄國式的，後者則為英國所創始，然而此兩種海權理論在本質上卻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屬於防禦〔註九〕，後者則著重在主動積極的攻擊精神，馬漢指出，由於帝俄戰前抱持此兩種矛盾的海權理論，但當面對真實之戰況時又必須決定其實際作法時，帝俄採取了「折衷」，「折衷」的意義代表在「戰力上讓步」，而不是在「戰力上集中」，因此導致日俄海戰期間俄方將領洛徹斯溫斯基在戰略與戰術上一連串的錯誤，以及戰爭的失敗〔註十〕。因此馬漢指出：

在戰時，艦艇之建造或戰役之指揮，多以先入為主之智慧，引用於一觀念。軍艦是根據設計，作戰是根據計畫。此項設計與計畫，必須將所有理想及不能相容之性質預為註明；但為求實效，首先要承認，不可能包括所有條件，而應選擇一個重點，並以其他為輔助。這種心理作用，拿破崙稱為「目標專一（Exclusiveness of Purpose）〔註十一〕」。

此種馬漢所謂的「目標專一」也就是所謂的「協調」。以設計一艘艦艇來說，是不可能將每一種性能都完全兼顧，例如要將所有強大的武器全都裝上一艘軍艦上，同時使其兼顧防空、反潛、反水面作戰，並且具備可以支援陸上作戰之艦砲或攻陸飛彈，那麼這樣的艦艇，你若希望她跑的快，而且又不耗油，這種想法將顯得十分不切實際。再以作戰計畫為例，馬漢舉了一個十分貼切的例子，他說：某一軍隊為防禦山地數個通道，以及河流的數個渡口，敵人有可能進攻任何一個，最理想的方法是全部予以防禦。但防禦之兵力是有限且固定的，如果以平均分配並令其防守所有的通道與渡口，那麼每一處均無法達成適當之防禦目標，即令一處遭受攻擊，其他之兵力亦無法立刻馳援〔註十二〕。因此最好的設計是，於這些通道與渡口的後方一定位置部署中央兵力，並於每個通道或渡口安排警戒之哨兵，如此即可使部隊保持機動與集中，用以應付突然而來的敵軍。這就所馬漢所謂的「目標專一」，這指的是一種理想，即無論如何，要以可能的兵力，明確的集中一地〔註十三〕。

自以上的說明，我們來檢視一下美國與日本艦隊的作戰計畫與其實際之運用。美海軍海爾賽率領的第38特遣部隊，自始至終其目標就是要尋求日本艦隊的主力進行決戰，期能徹底消滅日本海上的反擊力量，使不致成為隨後盟軍進攻日本的阻力，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海爾賽當時要將所有的兵力攜往對付小澤的艦隊，而不願將第34特遣部隊留在海峽出口對付可能回頭的栗田艦隊。日本方面，首先在其聯合艦隊

大本營中，將其現有的艦隊區分為三大部分，其每一股兵力相對來說都比美海軍第38特遣艦隊少，在日本南部西村與志摩的兵力也不敵美第七護航艦隊。其主要的期盼就是小澤能引誘海爾賽成功，西村與志摩能夠拖住第七艦隊，而栗田又能長驅直入雷伊泰灣打擊美軍登陸部隊。但以上這些作法是一種前述的「折衷」，而不是「目標專一」或「集中」。

三、栗田選擇北調的可能原因

有關栗田中將為何將艦隊調頭北上的原因很多，諸多史載說法不一，概舉如下：

(一)遭護航美軍第七艦隊有效的迷惑，以為橫在前方的是美軍龐大的航母艦隊，隨後發現並非如此，故轉而尋找敵主力。

(二)情報顯示美軍龐大的航母艦隊就在附近，為避免被全盤殲滅，以保存帝國僅餘的艦隊兵力。

(三)艦隊缺少油料、彈藥與補給。

(四)栗田個性優柔寡斷，欠缺執行帝國海軍命令的智慧與勇氣。

四、海爾賽的說詞

雷伊泰灣海戰之後，海爾賽由於帶走原本應在聖貝納迪諾海峽戍守的第34特遣部隊去追擊小澤，及在接獲第七艦隊的求援電報後並未立即前往遲援而飽受批評，戰後他立即向尼米茲提出他的理由：「我的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在10月24日下午發現了日本北路的航空母艦，這樣一來敵軍所有的海軍艦隊都被發現了。對我來說，坐守在聖貝納迪諾海峽是可笑的。故我在晚間集中我所有的力量，在清晨對北路的日本艦隊開火，我以為日本中路的艦隊已在息布延海被重創，對第七艦隊已不再是任何大的威脅了。」

上述理由乍聽之下十分有理，也相當吸引人，就長期（如果戰事延續一年或以上）來說，或許是有利的；但對正在雷伊泰灣實施登陸作戰麥克阿瑟的兩棲部隊，則有可能是一場大屠殺（你可以想像如果此事真的發生，麥帥會如何怒不可遏），也會使盟軍直擊日本的心願向後延宕。

肆、個人研究意見與觀點

我國國防大學前海略組主任教官王曾惠將軍曾說戰略具有以下四個面相（對於戰術上或人生上的評估，顯然亦相當適用）〔註十四〕：

(一)戰略是理想與現實的妥協。

(二)戰略是利與害的取捨。

(三)戰略是相對而非絕對。

(四)戰略是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

首先，依據上述戰略的四個面相，我們應該可以輕易的看出日本聯合艦隊在戰略上所犯的第一個錯誤，亦即日本的作戰計畫是基於一種假設，先假設日本艦隊如果成功打擊美國位於雷伊泰灣的登陸部隊後，即可取得與美國談判的有利條件，這是光顧理想而違反了現實。

其次，第二個錯誤是假設小澤艦隊可以完成誘敵任務，而西村與志摩也可以牽制第七護航艦隊，此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海軍所持的「風險理論」一樣。簡單來說，「風險理論」認為英國會顧慮如果與德國開戰，其結果會使其喪失世界一流海軍之地位，使英國不致冒此一風險，故德國不需建置與英國一樣龐大的艦隊。也就是說日本聯合

艦隊的精心設計與「風險理論」一樣，都是一種植基於假設的想法，在現實層面上，絕對無法趨利避害。

第三點，作戰計畫是根據對敵情想定的限制，而制定出我方的行動方案，作業的過程中往往是在一種絕對的權威狀況下產生，其內容也因而經常無法對真實狀況進行反應，實有賴戰場指揮官憑藉個人之素養及海上作戰的經驗；因此，計畫作業過程係處於「絕對」的環境，而實際作戰時卻是敵我雙方不斷互動之「相對」環境。一般來說，以現今對作戰計畫之要求，多會要求除計畫本文外，仍必須另外考量各種可能戰況的變化，而制訂各種緊急應變計畫（如敵部隊原判為入侵北部，後證明該股兵力為佯動，其實際主力指向於南部，此種狀況就必須有緊急應變計畫）。不過顯然當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部並未考慮這一層，只是在執行捷一號作戰過程中，豐田長官不斷地要求大家必須要按計畫執行，這就是忽略了戰略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原則，而栗田受戰況及內心思維之影響，而下達不同於原先受命之任務，反倒是意外的符合這個原則。

最後，談到「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高層戰略中最重要的就是資源的分配，此與「目標專一」之內涵相符合節。筆者於96至97年間於戰院就讀時，時任軍事聯合作戰組主任樂毅駿上校曾經教導身為學生的我們：「人生只有兩件事，第一件是不斷地作決定，第二件是不斷的生離死別。」此話雖是對人生經驗的生動描述，但拿到戰略、戰術來使用亦同樣適用（講的就是資源的分配）。回到日本這邊來看，一開始計畫中就使兵力分散是違反「目標專一」的第一個錯誤，其次整個過程中未層考慮將兵力適時集中是第二個錯誤；而栗田的未按原計畫執行，則僅是使唯一上天眷顧的機會又消失無形，稱不上什麼了不起的大錯。事實上，在日本決定以蕞爾小國意圖侵犯整個東亞時，其勝負即已確定，因為就整體態勢來看，日本的實力非但無法吃下一個中國，更惶論整個東亞！

不過，此處我們談的畢竟只是雷伊泰灣海戰，讓筆者回歸並做個人對此戰的總結分析，分析前筆者先透露個人所獲的珍貴史料：一位研究者陳彼得（C. Peter Chen）指出，1946年時曾有位美海軍軍官湯瑪斯（Thomas H. Moorer）前往栗田後花園訪問他當初為何第二次調頭的主因，栗田簡單地回答說：「我們沒有油了」，但顯然沒有人認為這是真正的原因〔註十五〕。1977年12月16日（栗田死前三天）他與在海軍軍官學校任教的學生回憶起雷伊泰灣海戰時，他對於為何未能執行攻擊美兩棲船團這件往事，他說：「我們跑了這麼遠是為了什麼？帶著這麼多船，而且又已經損失這麼多船？難道不是就為了在雷伊泰灣贏得戰役？如果就像情資所顯示的，美軍特遣部隊就在我北方30哩處，我絕對可以逮住他們。這就是我決心前往截擊美軍主力的原因，海軍的戰爭就是戰艦擊沉戰艦（Naval War Consists Of Warships Sinking Warships），美軍的兩棲船團不是交給陸上的駐軍處理就好了嗎？〔註十六〕」

雷伊泰灣海戰從戰略上來看，日本方面違反的馬漢「目標專一」原則，兵力不僅分散，而且計畫所依賴的成功基礎是堆砌在一連串的假設之上，企圖「以未知之利，欲抵銷已知之害。」此與德國的「風險理論」如出一轍。戰術上來說，小澤是成功的，但並不是在第一時間就成功，這段「時間差」使得栗田遭受到嚴重空襲，使得在戰前已數日未眠的栗田不但喪失聯合艦隊的象徵武藏號巨艦，更讓他在旗艦遭擊沉後，必須游泳逃生並轉換旗艦至大和號，這些對他個人的心理層面，不可謂沒有影響，這也應是他

第一次調頭的主因。第二次調頭前，栗田在薩馬海域面對第七艦隊時，尚不清對手底細的他，據稱喜悅之心躍然臉上（筆者事實上也不相信栗田是位膽怯、裹足不前的將領），因他認為橫互在前的是整個美軍航母主力，而且就在他的射程之內，經過一陣多彩多姿的砲彈煙幕之後〔註十七〕，栗田或許察覺了前方部隊的虛實，他開始思考他所要的目標究竟在那裏？

為文至此，筆者建議讀者如自上述栗田之所以第二次調頭北上的原因中選擇一個答案，我建議就以栗田死前三天所述，他的確是為了打擊敵之主力而調頭。任務對栗田來說是失敗了，他也終身受到各界的譴責（失敗者永遠都是被不斷撻伐的對象，勝利者在贏之前所犯的錯誤，一般都會被附和者予以美言掩飾，像海爾賽的錯誤不也因隨後的戰勝而遭人淡忘，他所自述的理由，聽起來似乎也虎虎生風而較少人質疑），但他心中對目標的堅持，卻讓他無懼他人的眼光，渡過其一生。栗田的決心來自他的專業素養與海上作戰之經驗，轉化而成他的智慧與勇氣，重要的是他與海爾賽一樣，心中只有敵的主力。馮漢曾說：「要獲取制海權，就是要摧毀敵艦隊〔註十八〕。」這句話不但是栗田與海爾賽的中心思想，更是他們智慧與勇氣的來源。雖然「一個艦隊在作戰之頃，如尚作其他顧慮，則此戰已失敗一半〔註十九〕。」但栗田的失敗並不在此範疇。事實上在他接獲捷一號作戰計畫時，就已對分散兵力打擊兩棲船團之命令有所疑惑，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我相信，栗田亦時時以敵之主力為念，若真要追究栗田的責任，我認為他的責任與西村、志摩及小澤一樣，都是戰敗。而真正要檢討失敗責任的則是坐在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部內，策劃捷一號作戰計畫那些人。

1944年10月25日下午約莫4時許，日本海軍中將栗田在美軍第七艦隊全體官兵目瞪口呆的狀況下，下令調轉了艦隊的指向，直往當初他來襲的方向，而如果真的如他臨終前三天所言一般，他期望尋獲心目中理想的目標，那麼當遍尋不著美軍艦隊的主力，失望地轉入聖貝納迪諾海峽時，站在旗艦大和號駕駛台右舷窗口附近的栗田，感受著東南亞獨有、潮濕的海風，未完成上級交付任務的他，不知他心中會不會隱隱浮現些許懊惱？

伍、結語

若有讀者要說海爾賽過於勇敢，而栗田則過於怯懦，為文的我，經過如此一番的研究之後，個人實在不敢認同。不管雷伊泰灣海戰最後結果是誰獲勝，也不管海爾賽與栗田他們是否都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但兩位指揮官在戰場狀況如此渾沌不明之下，憑藉自己的信念，並仰賴其多年軍官養成教育與長期作戰的經驗下達自認為正確的決心，其實不管他們是對或錯，這已是真正智慧與勇氣的展現。

「巨樹盤結在於根深、大河流長在於源遠」。要如何培養每位海軍軍官的智慧與勇氣，更需要追溯軍官養成教育的源頭，紮下堅實的信念與根基，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希望，在類似雷伊泰灣的海戰場景中，現場指揮官能夠克服膽怯，撥開戰爭之霧，做出正確的決定。

註一：李德哈特曾說：「目的要與手段相配合」，亦即不要一口咬下你吞不下的份量。

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間接戰略》，台北：麥田，民國89年，頁243。

註二：本文中有關雷伊泰戰史之概述並非出自單一筆資料，而是筆者閱讀下列戰史書籍後，依照個人為文所需，以儘量不偏離戰史，卻又希望吸引讀者的方式重新詮釋：(1)《古今海戰要覽》，台北：海軍學術月刊，民國80年6月。(2)湯瑪士·柯特

勒著，易鶚譯，《雷伊泰灣之戰》，台北：麥田，民國84年。(3)王義山著，《王牌戰艦鼎盛與覆滅》，台北：風雲時代，民國89年。(4)維基網站：
《ih.wikipedia.org/wiki/雷伊泰海戰》，資料取得時間98年5月31日。

註三：自諸多的史料來看，多數史家的說法堅稱麥克阿瑟乃為實踐其對菲律賓所立下的諾言（他一定會回來），故曾與尼米茲在羅斯福總統面前對到底先攻台灣還是菲律賓有一番爭辯，原先想要先進攻台灣的尼米茲，在麥克阿瑟的堅持與羅斯福總統的默許下，遂同意麥克阿瑟的提議；而之所以進攻雷伊泰島的主因，則在英國首相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十二章》中曾提及，原訂實施兩棲登陸的目標區是菲律賓最南端的島嶼—棉蘭島，但由於美海軍海爾賽上將所率領的航空母艦所出動用以攻擊菲律賓本島的飛機發現雷伊泰島的防備十分薄弱，由於海爾賽將軍的極力建議與麥克阿瑟同意，雷伊泰島遂因此意外成為舉世聞名的島嶼。

註四：昭和天皇於其回憶錄中曾提及當初同意日本艦隊傾全力執行雷伊泰之戰的主因，是因為所有軍事將領都認為此舉可以迫使美國上談判桌。

註五：讀者應注意栗田中將所率領的艦艇中並沒有航空母艦。

註六：克勞賽維茲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台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5年初版，頁105。

註七：克勞賽維茲著，鈕先鍾譯，前揭書，頁104。

註八：《海軍戰略論》是美國海軍少將馬漢，從1887至1911年在美國海軍大學講授海軍戰略理論之講稿，他是一位軍事理論家、歷史學家及天才政治家，對全世界海權思想之影響甚巨。

註九：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海軍甚至將艦砲搬至岸上當做岸砲，可見其試圖以要塞保護艦隊的意圖多麼明顯。馬漢著，楊珍譯，《海權戰略論》，台北：三軍大學，民國43年1月，頁249。

註十：如攜帶運輸艦與艦隊同行，在遭遇敵艦時，發生戰術運動之困難；下令各艦儘可能加裝煤料，以避免續航力不足以及進入作戰區卻無與日本決戰的念頭，只想運用現存艦隊的「存在」兩字以威脅日本艦隊，殊不知「現存艦隊」的主要精神就是在萬一遭遇敵艦隊時，就要不顧一切集中現有力量打擊敵艦隊。馬漢著，楊珍譯，前揭書，頁258。

註十一：馬漢著，楊珍譯，前揭書，頁243。

註十二：此亦即《孫子兵法》中所說的：「當敵專為一（攻擊），而我分為十（守備）、則將導致我方備多力分」。

註十三：馬漢著，楊珍譯，前揭書，頁244。

註十四：筆者拙作中經常引用王曾惠老師《戰略的四個面相》理論，如果讀者有心的話，不管在戰史、戰略、戰術或人生之研究上，絕對都適合以其做為評估之理論。

註十五：網站資料：《www2db.com/person_bio.php?person_id=14》，取得時間：98年5月30日。

註十六：同上註。

註十七：日本海軍艦隊為區分各型艦所發射之彈藥是否擊中目標或避免浪費，以便於進行目標管理，各型艦發射彈藥爆炸後均伴隨不同顏色之煙霧。

註十八：馬漢著，楊珍譯，前揭書，頁262。

註十九：同上註。